



## 幸福如花开

鲜花盛开的七月，在南方的一片花海中，我得知母亲生病的消息。那个时候，我正在云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路上，全国的城市走了大半，要么参加大大小小的培训，要么签订各种合同。总以为母亲健康快乐，但没想到，她也会遭遇病魔侵袭。不用说，生活中，母亲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。只是，我一无所知。

二姐说，你工作忙，本来不打算告诉你，只是母亲这次病情很严重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得让你回来。

放下电话，心里涌起无限愧疚。在母亲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她的儿子却在遥远的城市，为着自己的远大前程忙碌。当我匆忙赶到老家，母亲已不记得我了。医生说，母亲是老年痴呆。

一切都是那么突然，就像盛夏的麦田，农民正在收割累累的硕果，一场大雨从天而降，令人猝不及防。

母亲病后，脾气变得喜怒无常。望着院子里高大的石榴树，她会突然向上面扔石头；听着夜晚的犬吠，她会把门关得紧紧的，显得异常紧张。我把母亲抱在怀里，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痛苦。

事实上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苗头的，只是我们都忙，忽视了这些细小的变化。

记得最近一次回老家，母亲依然是很高兴的，带上围裙，就钻进了厨房。不一会儿，又出来了。她问孩子们，你们谁看到打火机了，我要点柴火了。她转了几圈，摸索了一阵子，才在茶几的一角找到了打火机。妻子朝我努努嘴，说，你看，妈老了。厨房里断续传来的切菜声音，也不再是以前的叮叮当当，以前的豪爽，也不复存在。
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母亲身上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记不起东西放哪里了，总是问我。我还开玩笑，妈，老年痴呆症犯了？不是放电视机柜子里了吗？还有一次，母亲明明戴着发卡，却还问她的发卡在哪里。她的孙子笑得直不起腰来，奶奶，你戴着呢。

我的母亲，活着活着就老了。看着病榻上的母亲，想起了我小时候生病，心情焦躁。母亲懂我，知道我爱花，就带我去公园看花。公园里有石榴花、月季花、芍药花，大红、艳丽、盛然。看到花，生活有了热情，我觉得自己幸福如花开。我对母亲说，这些花真好看。母亲听了，笑了，笑得幸福、满足，眼泪也跟着掉下来。

不几日，母亲去花卉市场，买回一盆万年青，放在了我的床头。洁白的花盆，翠绿的叶片，在寂寞的夜晚，我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意。

病后的母亲，会把卧室弄得一片狼藉，而且动不动就不吃饭，哄也哄不下。有一次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，电视上出现打架的画面，母亲突然站起来，情绪激动，掐着腰，对着电视破口大骂。我们都吓坏了，忙把电视关掉。

有一次，我进厨房，发现母亲望着炉子上沸腾的开水发呆，有几次，她都是突然拿着矿泉水去浇院子里的花。还有一次，她趁我们不注意，偷偷溜了出去，我们四处寻找，直到第二天她才被好心人送回来。母亲，真的是老了，糊涂了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从此，我再也不让母亲一人出门了。每日午饭后，阳光充足时，就陪伴母亲去散步，走累了，就坐一会儿。晚上睡觉前，给她播放轻音乐，看着她沉沉睡去。

由于我们工作繁忙，舅舅要把母亲接走。舅舅说，他没有工作，很清闲，适合照顾母亲，再说，乡里乡亲的，都是熟人，也方便照应。

母亲走后，我们又开始了忙忙碌碌的生活。白天陀螺一般转个不停，到了晚上，内心不免凄伤。

日子过去了半年，我让妻子和儿子去看望母亲。回来时，儿子对我说，奶奶老是跑到田野里一片油菜花地里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还对过往的路人说，这些花真好看，我儿子最喜欢花了！

听了儿子的讲述，我的泪水簌簌落下。

(红鸟 周口市文化局)

## 闲聊老吴画廊

老吴画廊，不是文物博物馆，也不是名人字画拍卖行，是两间装裱字画的小作坊，位于陈抟公园老子塔西侧。名曰“老吴画廊”，我看比这斋那轩的好，接地气又沾仙气。

店主老吴，五十出头，寸头，小胡子，个子不高，清瘦。喊他“老吴”并不为过，装裱字画这行他已经干了近三十年，据说吴夫人娘家祖上还是大清朝御用装裱师。这里虽是工作室，每次去店里，从不凌乱，一把刻刀、一个铅笔头都有固定的归处，连屋里的垃圾桶也规规矩矩地系着红绳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他木工出身养成的习惯。老吴不抽烟，不喝酒，累时就喝喝茶，写写字，你还真别说，老吴泡的茶，不浓不淡，很值得品味。老吴写的字自己装裱好悬挂店内，和一些大手笔相比还真不丑。有一次碰巧他正在做画框，我就默默站在一边看，他不急不躁，一个固定螺丝都不会少拧，我真替他着急。老吴的店不大，可来往的名流却不少，他们像我一样都是回头客，对老吴放心。这个不爱笑的老吴，不做作，讨人喜欢。

有时为了赶时间等着拿画，不得不陪着他加班到很晚，饭时一到，老吴的爱人会准时整几个小菜留我做客。自己蒸的蔬菜叶、腌制的酱豆，再去罐子里捞几个咸鸭蛋，整几个杂面馍，吃起来很有味道。他爱人

说，老吴喜欢在家做饭吃，不爱下馆子，所以不出门凑几个菜不是问题。真没想到一个粗人，还那么多讲究。

关于老吴，还有一个故事。戊戌猴年冬日傍晚时分，我和老吴在喝茶闲聊，一位年近八十的好古之士缓步走进老吴画廊，从浅灰色的帆布挎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两张小画在台案上抹开，用手点了点，说出三个字：“能修吗？”我凑上前去，瞬间惊呆了，一幅是清代画鸟名家华岩的《麻雀拜月》，一幅是鹿邑故人潘又泉先生的《竹下听雨》。那麻雀侧头回眸，若有所思；那瘦竹叶疏节亮，亭亭玉立。可惜虫蛀鼠啃，画面已残破不堪。老吴点点头。老者脸上掠过一丝喜色和惊异，又说出三个字：“真的能？”老吴狠狠地点点头。老者揪了揪山羊胡子，拍了一下老吴的肩膀说：“老兄，靠你了。”一周后，当两幅画展现在老人面前时，老人愕然了，粗糙的手轻轻地在画面上摸了又摸。老人望着眼圈黑青的老吴，挤出两滴热泪……后来才听说，那两张画是老吴熬了几个通宵才修补好的，并且分文未取。有人说老吴老实，看来不假。

老吴画廊门口的楹联是木刻的，是李逸野最得意弟子郭亚东的手迹。对联内容为：小技雕虫笔墨纸，大千世界天地人。读来有趣！

(郭士飞 鹿邑县涡北镇小学)

## 幸福的答案

上周三午饭后，窝在沙发上小憩，没想到一觉醒来，腰疼得厉害，用手撑着沙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站起来。双手扶着腰来回走动，思索着是不是刚才睡姿不当，或是硌住腰了。我左扭右摆，想用物理疗法摆脱疼痛，一番努力后，疼痛依旧，我放弃了幻想。我把近一周的劳动情况在脑中过滤一遍：没有搬过水泥，没有扛过粮食，没有拉过重车，更没有过度运动……这突如其来的疼痛从何而来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抱着侥幸心理静观事态的发展。经过一夜的休息，疼痛虽减轻一些，双腿又有明显酸麻，抬动有障碍。轻伤不下火线，我坚持上了一天班，到了晚上，躺到床上连翻身都困难了。经过一夜的煎熬，次日一早我就去了医院。医生询问我病情缘由。平时喝酒吗？不喝。一咳嗽腰疼吗？不疼。近一段或近几天内干过重活儿没？没有。那就奇怪了，拍个片儿看看吧。我说行。影像片很快拍出，医生拿起片子熟练地往灯箱上部一截，只见一条黑白相间的骨骼曲线清晰地展现出来。我装作内行的样子凑上前观看，只听医生说，也没多大的事儿啊，看把你疼的！我忙解释，以前我就没腰疼过，平常上楼梯根本没有一步一个台阶走过，至少一步走两个，有时也可走三个。医生看我这样说，表情严肃地告诉我，虽说没大碍，但也有两三节椎间盘轻微膨出，你不要大意，我给你开点药，再教你一套自我训练动作，每天

做两次，双管齐下，应该很快就会康复。

我一步一摇走出医院，大街上人流如织，叫卖声、喇叭声不绝于耳，以前自己是不喜欢这浪涌般的嘈杂声的，但今天不一样，自己行动不便，成了一个病人，想把自己融入人流，来仔细聆听这奇特的交响乐。

回到家，谨遵医嘱，吃药、做训练动作，情况一天比一天好，双休日过后，腰竟不疼了，走起路来虽不是健步如飞，倒也能昂首阔步。

以前，单位、家庭、社会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，周而复始，始终感觉过着无聊、乏味，甚至让人抱怨的日子，那时候感觉什么是幸福？在追求什么样的幸福？自己不清楚。当趴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，时常会想，只要我能身体健康，什么加薪升职、同事争执、家庭矛盾都是过眼云烟，都不是那么重要。

日子一成不变的时候，我都会自我安慰，生活就是这样。我疼痛的日子，走起路来是步履蹒跚，那么艰难缓慢，仿佛看到了自己七八十岁的样子，犹如过了一辈子。平淡的日子似乎自己用不着珍惜，一旦失去的时候，就发现平平淡淡才是真。这一病好像让我瞬间清醒很多，改变很多，它让我更加认真面对今后的生活，懂得重视和爱护自己的身体，更懂得去关心和体谅他人。

病痛痊愈，现在想想，幸福真是太简单了。

(刘长征 太康县委宣传部)